

中國歷史上的一些生活方式與幾種 消化道寄生蟲病的感染

蕭璠*

一 引言

商代甲骨文中「蠱」字，當時是否意指人體內的寄生蟲，還不能確定。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云：「蠱，腹中蟲也。」其意義，不論是名詞，指腹內之蟲；還是動詞，指腹內遭受蟲蝕之害。¹但可以肯定的是已經表明了人體腹中寄生蟲的存在。許慎更明確地揭示了兩種消化道寄生蟲：「蚘，腹中長蟲也。蟯，腹中短蟲也。」²王充《論衡 商蟲》篇說：「人腹中有三蟲 三蟲食腸。」³《太平經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¹ 見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影印經韻樓刻本），第十三篇（下），葉五。按段玉裁注云：「中、蟲皆讀去聲。《廣韻》、《集韻》皆曰：『蠱，直眾切。蟲食物也。』腹中蟲者，謂腹內中蟲食之毒也。自外而入，故曰中；自內而蝕，故曰蠱。此與虫部『腹中長蟲』、『腹中短蟲』讀異。」

² 見《說文解字注》，第十三篇（上），葉 42。

³ 引文據劉盼遂集解，《論衡集解》頁 338，卷十六。

2 「疾病的歷史」研討會

洞極上平氣無蟲重複字訣》也提到「腹中三蟲之屬」。⁴《本草經》中提到「殺三蟲」、「去三蟲」、「下三蟲」的次數頗多。⁵這些也當是消化道寄生蟲。

在晉葛洪《肘後方》中我們才看到對「三蟲」這個名稱的具體的交代：「三蟲者，謂長蟲、赤蟲、蟯蟲也。乃有九種，而蟯蟲及寸白，人多病之。寸白從食牛肉，飲白酒所成。相連一尺則殺人。服藥下之，須結裏潰然出盡乃佳，若斷者，相生未已，更宜速除之。蟯蟲多是小兒患之，大人亦有其病。令人心痛，清朝口吐汁煩燥則是也。其餘各種種不利，人人胃中無不有者，宜服九蟲丸以除之。」⁶然而，他又說這些蟲「乃有九種」，而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

其後北周姚僧垣《集驗方》才詳細地開列了九蟲的名單：「夫九蟲者，一曰伏蟲，長四寸。二曰蛔蟲，長一尺。三曰白蟲，長一寸。四曰肉蟲。狀如爛杏。五曰肺蟲，狀如蠶形。六曰胃蟲，狀如蝦蟆。七曰弱蟲，狀如瓜瓣。八曰赤蟲，狀如生肉。九曰蟯蟲，至細微，形如菜蟲。伏蟲，群蟲之主也。蛔蟲貫心則殺人。白蟲相生，子孫轉大，長至四、五尺，亦能殺人。肉蟲令人煩滿。肺蟲令人咳嗽。胃蟲令人嘔吐，胃逆喜噦。弱蟲又名隔蟲，令人多唾。赤蟲令人腸鳴。蟯蟲居胸腸，多則為痔，劇則為癩。齧蟲無所不為。人亦不必盡有，有亦不必盡多，或偏有，或偏無者。此諸蟲依腸胃之間，若腑臟氣實，則不為害；若虛則能侵蝕，隨其蟲之動而變成諸患也。」⁷

這些蟲究竟是今日的什麼蟲，有些很難斷定。其中肺蟲可能即今日的肺吸蟲，

⁴ 見王明：《太平經合校》頁 378，卷九十二。

⁵ 例如白青、粉錫、天門冬、貫眾、青箱可以「殺三蟲」，理石、長石、梓白皮、麝香、蜈蚣、彼子、白頸蚯蚓可「去三蟲」，薏苡根、鳶尾、蚤休可以「下三蟲」。見曹元宇輯注本《本草經》頁 28, 49, 50, 58, 63, 88, 188, 189, 194, 205, 261, 268, 308, 310, 312。

⁶ 見唐代王燾《外臺秘要》（影印明經餘居校刻本）頁 723，卷二十六。三蟲方 引。又尚志鈞輯校，《補輯肘後方》（修訂版），頁 354，卷六。

⁷ 見高文鑄輯校本《集驗方》頁 111，卷六，治諸蟲方。王燾《外臺秘要方》引巢元方等《諸病源候論》與此相同，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 九蟲》則微有出入，可參考丁光迪等校注，《諸病源候論校注》，頁 557-558，卷十八，九蟲病諸候 九蟲候。又明《正統道藏》中收有不著撰人的《太上除三尸九蟲保生經》，其時代當在晚唐或更晚，所述九蟲大致也相同，對蟲之形狀及侵害證狀的描述較豐。惟「蟯蟲」卻作「蠹蟲」。

不屬於消化道寄生蟲。蛔蟲、蟯蟲二名至今依舊沿用，白蟲則見於《本草經》⁸，又名「寸白蟲」⁹，今日一般稱作條蟲，民間有時還繼續稱為寸白蟲。赤蟲當即今日的薑片蟲。¹⁰這幾種都是當代還普遍流行或在局部地區相當猖獗的消化道寄生蟲。今日的醫學工作者對於人們感染這些寄生蟲的途徑已經探索得十分清楚了。然而在歷史時期當中的情況又如何呢？本文企圖爬梳史料，來找出古代社會生活中可能導致感染這些寄生蟲病的緣由。

二 幾種消化道寄生蟲的生活史及流行學

傳統的醫家對於這些寄生蟲病所以發生的看法，有一種人體內自生而非自外而入的主張，例如明代汪機（公元1463-1539年）《石山醫案》說：「經云濕熱生蟲，有是理也。故癆蟲、寸白蟲，皆由內濕熱蒸鬱而生，非自外至者也。正如春夏之交，濕熱鬱蒸，而諸蟲生焉是矣。」¹¹這和《金匱要略》中「食生肉，飽飲乳，變成白蟲」¹²之類的由外而內的致病的意見相矛盾。後者的觀點和現代醫學的見解更接近些，也只有憑藉現代醫學調查和研究的成果來探索歷史上人們所由獲致寄生蟲病的路徑，我們才可能有較大的把握獲得比較可靠的認識。現在讓我們把現代醫學中幾種消化道寄生蟲病所以感染致病的過程摘錄如下：

一 中華分枝峯吸蟲病

中華分枝峯吸蟲病（*clonorchiasis*），也稱為肝吸蟲病。當代的醫學工作者指

⁸ 見曹元宇輯注本《本草經》頁 220，卷中，木部上品：「蔓荊實，味苦微寒 去白蟲。」

⁹ 見丁光迪等校注，《諸病源候論校注》，頁 562，卷十八，九蟲病諸候 寸白蟲候：「寸白者，九蟲內之一蟲也，長一寸而色白。」

¹⁰ 關於這些寄生蟲考論，可看范行準，《中國病史新義》頁 317-345。

¹¹ 見伊廣謙、李占永主編，《明清十八家名醫醫案》頁 16，《石山醫案》卷一，莖中蟲出條。

¹² 據何任、范永昇等校注，《金匱要略校注》頁 239，卷下，禽獸魚蟲禁忌并治。

4 「疾病的歷史」研討會

出，中華分枝舉吸蟲（*Clonorchis sinensis*）卵隨宿主的糞便排出，在水中被第一中間宿主的淡水前鰓螺類吞食，在螺體內逐步發育成尾蚴後，便離開螺體，進入水中，而後鑽入第二中間宿主的淡水魚或蝦子體內，形成囊蚴。最終宿主，即人因生吃帶有中華分枝舉吸蟲囊蚴的淡水魚類和蝦子，而感染了肝吸蟲病。豬、狗、貓等雜食性的家畜也常經由類似的過程而成為肝吸蟲的貯存宿主。¹³

中華分枝舉吸蟲病主要分布在東亞地區，現在中國東部季風氣候區的二十四個省、市、自治區都發現有這種疾病。「由于糞便管理不當，用新糞施肥，或隨地大便等原因，糞便污染了水，使中的蟲卵先後感染螺和魚」和蝦子。人們生吃感染有中華分枝舉吸蟲囊蚴的魚和蝦子，或吃煮得不夠熟的這種魚、蝦就可感染致疾，如兩廣的居民喜吃「魚生」和「魚生粥」，江、浙人則愛吃活蝦，都有感染的危險。另外「在一些人工養魚地區，還有用糞便喂魚的習慣。過去，有的地方就在魚塘上修建廁所，所排泄糞便直接落入水中。這樣，在一個魚池內就完成了全部生活史環節，魚、螺的感染情況，常很嚴重。」¹⁴

二 蛔蟲病

蛔蟲病（*Ascariasis*）因似蚓蛔線蟲（*Ascaris lumbricoides*）或人蛔蟲寄生於人

¹³ 鍾惠瀾主編：《熱帶醫學》，頁 948-953。吳徵鑑、毛守白等主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 寄生蟲學與寄生蟲病學》，頁 63-64。按國外並未見報導淡水蝦亦為第二中間宿主一事，請參考 Markell E K And Goldsmith R. Trematode Infections Exclusive of Schistosomiasis. In Strickland G T (ed.) Hunter's Tropical Medicine, 6th edn. London, Philadelphia, Toronto, Sydney, Tokyo: WB Saunders Co, 1984: 748. Haswell-Elkins M R&Elkins D B. Food-borne Trematodes. In Cook G C (ed.) Manson's Tropical Diseases, 12th edn. London, Philadelphia, Toronto, Sydney, Tokyo: WB Saunders Co Ltd, 1996: 1457-1460.

¹⁴ 鍾惠瀾主編，前引書，頁 954-956。吳徵鑑、毛守白等主編，前引書，頁 64。關於在養魚池塘上所搭建的廁所，見 H.F.Hsu and C.Y.Chow Studies on Certain Problems of *Clonorchis sinensis* II. Investigation in the Chief Endemic Center of China, the Canton Area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 51 no. 3: 341-356, PlateI, March, 1937 至於使用糞便作魚塘肥料的具體形象，可看 Peters W and Giles H M. A Colour Atlas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Parasitology, 3rd edn. London:Wolfe Publishing Ltd,1989:453.又江西南部也有些地區的居民愛吃「魚生」和「魚生粥」並感染有肝吸蟲病。見李樂福：江西省華枝舉吸蟲病感染調查初步報告（《中華醫學雜誌》1958年，第10號，頁988-989）。

體而發生。由於隨地大便和使用人糞作為蔬菜等作物的肥料而播散了蛔蟲卵，污染了土壤，豬、狗等吞食或接觸人糞也擴大了蛔蟲卵散布的範圍。人們生吃附著有感染期蛔蟲卵的蔬菜、瓜果，或用污染蛔蟲卵的手拿東西吃，都是感染的重要途徑。¹⁵飲用遭受帶有蛔蟲卵的糞便所污染的水也能使人感染。¹⁶

三 鉤蟲病

鉤蟲病（*Ancylostomiasis*）由寄生在人體的十二指腸鉤口線蟲（*Ancylostoma duodenale*，簡稱十二指腸鉤蟲）和美洲板口線蟲（*Necator americanus*，簡稱美洲鉤蟲）而引起。鉤蟲卵隨鉤蟲病人或帶蟲者的糞便排出，在受有蔭蔽的溫暖、潮溼、疏鬆的土壤中逐步發育成絲狀蚴，當絲狀蚴接觸到人的皮膚或粘膜時，便鑽入人體，使人感染。淮河以南的地區因氣溫高，雨量充沛，土壤疏鬆，因而鉤蟲病的流行比北方嚴重。由於農民種植的蔬菜、桑樹等作物提供了蔭蔽的條件，加上在蔭蔽處隨地大便，使用新鮮糞便來施肥，並赤腳下田勞動，或生吃帶有絲狀蚴的蔬菜，因而農民的感染率特別高，鉤蟲病也成了農民，包括菜農和桑農，的職業病。¹⁷

將廁所與豬圈搭建在一起，即所謂的「帶廁豬圈」或「連茅圈」，流行在今日中國廣大的農村中，「華北農村尤為普遍」。¹⁸人糞落到豬圈中，大部分為豬所吞食，少部分隨豬走動而散布於整個圈內。豬吞食含有鉤蟲卵的人糞後，蟲卵再

¹⁵ 冉瑞圖，前引文，頁 547。鍾惠瀾主編，前引書，頁 767-770。吳徵鑑、毛守白等主編，前引書，頁 92-93。

¹⁶ Watt, J.Y.C. Incidence of Helminthic Parasit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pidemiology of *Fasciolopsis buski* in Shiao-shan Chekiang, 1934-35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1 no.1:82,Jan,1937

¹⁷ 柯脫、蘭安生、史多耳，中國之鉤蟲病，《中華醫學雜誌》第十三卷，第六期，頁 369-385。1927 年 12 月。徐正奎，太湖地區所見之血吸蟲、鉤蟲合併病及 37 個晚期病例的中藥治療，《上海中醫藥雜誌》一九五八年四月號，頁 5。鄒優寧，玉林專區除害滅病工作的基本經驗，《人民保健》一九六一年六號，頁 333。鍾惠瀾主編，前引書，頁 781-788，792。吳徵鑑、毛守白等主編，前引書，頁 88-90。

¹⁸ 見黃展岳，漢代的褻器，《文物天地》1996 年 3 期，頁 21。

6 「疾病的歷史」研討會

隨豬糞排出，因人們使用豬圈內的人糞、豬糞和污泥來施肥而散布田野、發育成絲狀蚴，鑽進赤腳農夫的皮膚裡。¹⁹

四 牛肉條蟲病和豬肉條蟲病

條蟲病 (Taeniasis) 有牛肉條蟲病和豬肉條蟲病。前者因牛肉條蟲 (*Taenia saginata*) 又稱牛帶條蟲，無鉤條蟲或牛帶吻條蟲或肥胖帶吻條蟲 (*Taeniarhynchus saginatus*)，寄生於人體腸道而引起。牛肉條蟲的頭節固著於腸壁，其後部含有蟲卵的節片，即孕節，隨宿主糞便排出。孕節藉蠕動而釋出蟲卵，孕節或蟲卵由中間宿主黃牛或水牛吞食後，逐漸在牛的肌肉中發育成囊尾蚴。終宿主，即人，生吃或吃下未煮熟的含有囊尾蚴的牛肉即可感染。廣西、貴州等牛肉條蟲的流行地區也正是嗜吃生牛肉的一些少數民族地區，村寨中缺少廁所，田間路旁常見野糞；干欄式的房屋，上層住人，下面則棲息牛等禽畜，並兼充廁所；人和牛循環感染的機會很大。²⁰

豬肉條蟲又稱豬帶條蟲或有鉤條蟲 (*Taenia solium*)。豬肉條蟲的中間宿主最常見的是豬和野豬，其次是狗、貓、羊等；終宿主是人。當豬肉條蟲的孕卵節片或蟲卵隨宿主糞便排出，而被中間宿主吞食後，逐漸發育成囊尾蚴。人因吃下帶有囊尾蚴的生豬肉或未煮熟的豬肉而被感染。有些地區的農村將豬圈與廁所搭建在一起，即所謂的「帶廁豬圈」，豬、狗吃得到患者的排泄物，增加了感染的機會。²¹

五 薑片蟲病

薑片蟲病 (Fasciolopsiasis) 是由於布氏薑片蟲 (*Fasciolopsis buski*) 寄居於人

¹⁹ 見郭念恭、呂棟勛、姚保瑄等：河北省新樂縣郭村鉤蟲病流行概況，《中華醫學雜誌》，1957年，第七號，頁679-680。

²⁰ 鍾惠瀾主編，前引書，頁987-990。吳徵鑑、毛守白等主編，前引書，頁71-72。

²¹ 吳徵鑑、毛守白等主編，前引書，頁72。

體小腸中而發生的疾病。蟲卵隨宿主的糞便排出，在水中發育成毛蚴，鑽入第一中間宿主扁卷螺體內，發育成尾蚴而從螺體內逸出，而後吸附於第二中間宿主，即菱角、荸薺、茭白、蓮藕、水浮蓮、浮藻、苦蔣草、蘆葦等水生植物上，形成囊蚴。當人們生吃菱角、荸薺（特別是用牙齒來咬掉菱角殼和荸薺皮的吃法）、苦蔣草根和蘆葦根或吃沒有完全煮熟的茭白筍時，便吞入吸附於其上的囊蚴而被感染，囊蚴破囊而出，通常吸附在小腸，主要是十二指腸粘膜上，發育為成蟲。²²囊蚴也常漂浮於水面，生飲因污染而含有薑片蟲囊蚴的水，也是感染致病的一個途徑。²³用生鮮的水浮蓮葉等水生植物喂豬，並以帶有蟲卵的豬糞為水塘施肥，也可造成豬隻的循環感染。²⁴

六 鞭蟲病和蟯蟲病

鞭蟲病 (trichuriasis) 由毛首鞭形線蟲，即人鞭蟲 (Trichuris trichiura) 寄生於人體消化道而發生。蟲卵隨人糞排出，使土壤、蔬菜、水和手指先後受到污染，污染的手再將帶有蟲卵的食物送進口中，而使人感染。²⁵

蟯蟲病 (enterobiasis) 因蠕形住腸線蟲，即人蟯蟲 (Enterobius vermicularis) 寄居人體腸道而產生。雌蟲爬出肛門外產卵，患者以手搔癢，再將手指上沾染的蟲卵送入口中而再感染。蟲卵極輕，可隨室內空氣流動而飄散，污染衣被、家俱、牆壁、地板、塵埃、玩具、食物等。口、鼻吸入飄揚的蟲卵，手指接觸受污染的

²² 見應元岳，白司克氏薑片蟲症之概論，《中華醫學雜誌》第十卷，第一期，頁11-13。Watt, J.Y.C. op.cit., p.79. 又，鍾惠瀾主編：《熱帶醫學》頁978-979，第一零六章，腸道吸蟲病 薑片蟲病。吳徵鑑、毛守白等主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 寄生蟲學與寄生蟲病學》，頁65-66。滕斌、李培心、金琴梅、范光輝，山東省微山縣學童薑片蟲病流行情況及檳榔子驅蟲療效的觀察，《人民保健》1959年第9號，頁807-808。

²³ Haswell-Elkins M R & Elkins D B. Food-borne Trematodes. In Cook G C (ed.) Manson's Tropical Diseases, 12th edn. London, Philadelphia, Toronto, Sydney, Tokyo: WB Saunders Co Ltd, 1996: 1465-1466.

²⁴ 鍾惠瀾主編，前引書，頁980。

²⁵ 鍾惠瀾主編，前引書，頁775-776。Gilles Hm Soil-transmitted Helminths (Geohelminths) In Cook G C (ed.) Manson's Tropical Diseases, 12th edn. London, Philadelphia, Toronto, Sydney, Tokyo: WB Saunders Co Ltd, 1996:1372.

東西，再經口腔均可感染。²⁶

三 歷史上人們感染的情況

民國初年以來，中外醫學工作者在中國境內所作的許多調查和研究，顯示中國人感染各種消化道寄生蟲的情況相當嚴重。²⁷一九五一年中國協和醫學院與北京大學醫學院的周華康、葉恭紹、康映堯等對陝西、河南、安徽農村的印象就是：「腸寄生蟲，幾乎人人都有。」²⁸

一九五一年鉤蟲病是當時在中國為害最大的四種地方病之一。²⁹次年，著名的醫學家吳徵鑑指出它是中國的四大寄生蟲病之一。³⁰其後，鉤蟲病是人們常說的五大寄生蟲病當中的一種。³¹五十年代的調查，在南方十五個省的農村中，感染率竟

²⁶ 鍾惠瀾主編，前引書，頁 778-779。吳徵鑑、毛守白等主編，前引書，頁 94-95。

²⁷ 林幾，十二年度國立北京醫科大學校腸寄生蟲檢查報告，《中華醫學雜誌》第十卷，第二期，頁 112-154，1924 年 4 月。林幾，十二年度國立北京醫科大學校腸寄生蟲檢查報告（續），《中華醫學雜誌》第十卷，第三期，頁 195-245，1924 年 6 月。Tao C.S., Yu T.H., Chu P.J., and Wang C. Study on the Prevalence of Intestinal Parasitic Infection among School Pupils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49 no.6:570-576, June, 1935 Chu T.C., Liu B.C., Ling C.Y., Zee G.F. A Survey of Intestinal Parasites in the Rural Experimental Health Area at Kao-chiao, Shanghai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0, no.9: 1243-1254, Sept, 1936 Kao Y.E. The Incidence of Various Diseases among Children in Moukden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0 no.4: 466-477, 1936 Watt, J.Y.C. op.cit., p.79. Winfield G.F. Studies on the Control of Fecal-borne Diseases in North China I. Problems and Methods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1 no.2:217-236, Feb, 1937 C.P. Mao & T.C. Chen A Brief Study of Human Intestinal Parasites in Kouloushan, Chungking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62A no.3: 92-94, Apr, 1944 高永恩、張貴凌、馮素芳、袁榮道，南京兒童疾病之病發數，《中華醫學雜誌》第三十七卷，第四期，頁 323-329，1951 年 4 月。蘇壽沘、金德璋，開封市民腸寄生蟲調查報告，《中華醫學雜誌》第三十八卷，第八期，頁 679-683，1952 年 8 月。

²⁸ 周華康、葉恭紹、康映堯等，由參觀土地改革看農村醫藥衛生問題，《中華醫學雜誌》第三十八卷，第一期，頁 84，1952 年 1 月。

²⁹ 見編者，前言：地方病防治的前夕，《大眾醫學》1950 年 12 月號（5 卷 2 期），頁 37-38。

³⁰ 見所撰 寄生蟲病的嚴重性，《大眾醫學》1951 年 1 月號（5 卷 3 期），頁 131。

³¹ 見錢信忠，乘勝前進，加速消滅五大寄生蟲病，《人民保健》1959 年第五號。又，黃樹則等主編：《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頁 224。

常高達80%-90%。在個別的地點，如河北新樂縣也高達75-2%。³²

浙江紹興、蕭山是薑片蟲最為猖獗的地區，紹興安昌鎮的居民幾乎百分之百地都感染有薑片蟲。³³在各種消化道寄生蟲當中，蛔蟲的感染率尤為驚人。一九三七年Gerald F. Winfield據其在山東的調查工作估計當時近80%的中國人均為蛔蟲患者。³⁴一九八四年Pawlowski估計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八三年之間，中國半數以上的人口都染有蛔蟲。³⁵

然而這樣高的一些消化道寄生蟲感染率是否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時期呢？在歷史時期當中，我們當然找不到精確的調查統計數字，但對個別寄生蟲的感染情形還是有可能獲得某種程度的瞭解的。

一 考古學上的發現

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九四年間，考古學工作者先後在廣東、江蘇、湖南、湖北和福建的一些地點發掘清理出了十幾具保存較完整或沒有腐爛的古屍，而醫學工作者在這些古屍體內檢驗出了為數不少的消化道寄生蟲卵，包括有中華分枝舉吸蟲、薑片蟲、人蛔蟲、人鞭蟲、條蟲、蟯蟲和日本血吸蟲等七種寄生蟲卵。³⁶現

³² 見中華醫學會，新中國鉤蟲病調查研究的綜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一號，頁22。廣西玉林專區1958年的調查，感染率一般在60%以上。見鄒優寧，前引文，頁333。

³³ 見楊述祖，薑片蟲病，《大眾醫學》1951年1月號（5卷3期），頁119。

³⁴ Winfield G.F. Studies on the Control of Fecal-borne Diseases in North China I. Problems and Methods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 51 no. 2: 223, Feb, 1937

³⁵ Heyneman D: The Worldwide Burden of Parasitic Disease. p. 17. In Leech JH, Sande MA, Rool RK (eds): Parasitic Infections. Churchill Livingstone, New York, 1988

³⁶ 見黃文寬，戴縉夫婦墓清理報告，《考古學報》1957年3期，頁116。鎮江市博物館、金壇縣文管會，江蘇金壇南宋周瑀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7期。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頁322。林金祥、李友松等，福建明代古屍寄生蟲感染的研究，見《中華醫學雜誌》第62卷，第4期，頁246及圖版14，1982年。李友松，中國古屍寄生蟲學研究之綜述，見《人類學學報》第三卷，第4期，頁407，1984年11月。又，徐永慶、何惠琴，《中國古屍》，頁29，98-99。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湖南醫學院主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古屍研究》頁75-78，201-213。湖北省西漢古屍研究小組編《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墓西漢古屍研究》，頁1-5，20-21，31-34，162-187。劉祖信，荊門楚墓的驚人發現，見《文物天地》1995年6期，頁4。

10 「疾病的歷史」研討會

分別條列如下表：

古屍名稱	性別	年齡	身分或最高職稱、爵級	出土地點	下葬時間	發掘時間	體內寄生蟲種類
戴縉	男	八十四歲	南京工部尚書	廣東廣州	明正德八年(1513)	1956-1957	人蛔蟲
戴縉妻周氏	女	八十歲	戴縉之妻	廣東廣州	明弘治十八年(1505)	同上	肝吸蟲、薑片蟲、人鞭蟲
盛儀	男	不詳	太僕寺卿	江蘇揚州	不詳	1956	人蛔蟲、人鞭蟲
彭淑潔	女	六十歲	盛儀之妻	江蘇揚州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	1956	人蛔蟲、人鞭蟲
辛追	女	五十至五十五歲	軟侯利蒼夫人	湖南長沙馬王堆	西漢文帝十二年(前168)稍後	1972	日本血吸蟲、蟯蟲、人鞭蟲
北宋古屍	男	約五十歲	不詳	湖南衡陽何家皂	北宋	1973	肝吸蟲
遂少言	男	六十歲左右	五大夫	湖北江陵鳳凰山	西漢文帝十三年(前167)	1975	日本血吸蟲、肝吸蟲、人鞭蟲、條蟲
周瑀	男	二十八歲	太學生	江蘇金壇	南宋晚期	1975	人蛔蟲、人鞭蟲
福清古屍	男	約五十歲	不詳	福建福清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	1980	肝吸蟲、人蛔蟲、薑片蟲、人鞭蟲
王錫	男	四十一歲	進士	福建邵武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	1980	人蛔蟲
龍岩古屍	女	七十四歲	宦家家屬	福建龍岩	明萬曆三十年(1602)	1980	人蛔蟲、人鞭蟲
陳妙禎	女	五十至六十歲之間	戶部尚書之妻	福建福州	明代	1980	肝吸蟲、人鞭蟲

戰國古屍	女	四十至四十五歲	相當於士階級	湖北江陵馬山	戰國中期偏晚	1982	肝吸蟲、人鞭蟲、人蛔蟲
戰國古屍	女	七十至七十五歲	相當於士階級	湖北荊門郭家崗	戰國中期	1994	肝吸蟲、人鞭蟲

考古所發現的這十四具保存完整的屍體誠可謂鳳毛麟角，無庸置疑這只是偶然保留到今天的極少數例子，然而卻在這些古屍的每一具的體內都檢驗出感染了消化道寄生蟲，而且其中的十一個人（超過78%，可以說是大多數）還都感染有兩種以上的寄生蟲。其中有蛔蟲的有八人，占57%強；有人鞭蟲的為十一人，超過78%；有肝吸蟲的有七人，占50%。這十四個人都是成年人，一般來說兒童的蛔蟲感染率都比較高，那麼在歷史上兒童患有蛔蟲的應該更高於57%。不論這樣一些數字在統計學上究竟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歷史上實際感染這些腸道寄生蟲並致病的人數當是十分可觀的。

其次，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些人都占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都是屬於中、上層社會的官吏、士大夫及其親屬。他們的經濟狀況以及所擁有的居室、器用等設施或物質條件也都是比較優越的，每天的生活起居也多有人服侍或操勞代作，暴露在有感染危險的環境中的機會已經減少了許多。然而他們卻都沒有能幸免於這些寄生蟲的侵害，那麼那些生活條件差，日常在田頭地尾、水邊池畔從事生產勞作，清理廁所、豬圈，搬運、施用糞肥的男女農民、奴婢等廣大的下層社會人口，經常暴露在有害的生態環境當中，我們同樣有理由相信，他們的消化道寄生蟲感染率應當更高，感染的普遍和嚴重程度都遠超過中、上層社會的情況。

二 文獻中的若干訊息

上引《肘後方》說：「蟯蟲及寸白，人多病之。蟯蟲多是小兒患之，大人亦有其病。其餘各種種不利，人人胃中無不有者，宜服九蟲丸以除之。」可見在葛洪的心目中，（至少是與他同時代的）人們感染各種消化道寄生蟲的情況是相當普遍的，即所謂「人人胃中無不有者」，而患有蟯蟲和寸白蟲（包括豬

肉條蟲和牛肉條蟲) 病害的人數也相當可觀。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宋代孔武仲的意見，他撰有《憎蠅賦》一文，對於瞭解古代社會人們感染蟯蟲和蛔蟲這兩種消化道寄生蟲的狀況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說人體「外有蚤虱，內有蟯、蛔，蓋與生以終始，非有時而去來。」³⁷照他看來，當時人們是相當普遍地感染有蟯蟲和蛔蟲這兩種腸道寄生蟲，而且還是終身受其折磨、騷擾，驅之不去的；至少是反反覆覆地感染，綿綿不絕，因而是與大多數人的生命共終始的。

當然，不論是葛洪還是孔武仲，他們的說法並不是出自廣泛的科學調查所得到的結果，但估計仍不完全是憑空的推測，而是有在相當長久的時間和在相當廣大的地域當中的所見所聞為依據的。如果參照上述對考古發現所進行的推論來思考的話，我們認為葛洪和孔武仲的看法並不誇張，而是相當可靠地揭露了古代社會中衛生情況的真相。

另外，北宋張君房集《雲笈七籤》，所收《紫微宮降太上去三尸法》云：「夫人身並有三尸、九蟲。」³⁸這種說法雖然不必有真實憑據，但多少也暗示了人們患有各種體內寄生蟲的情形是相當常見的，對古代各種消化道寄生蟲病流行的情況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鉤蟲在古代稱為什麼？或所謂的「九蟲」當中究竟有沒有鉤蟲？這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正統道藏》中有一部《太上除三尸九蟲保生經》，說：「寸白蟲，長一寸，子孫相生，更長者四、五寸已來，令人好喫生米、生茶、生鱸、生果及燠肉等物。宣泄人藏腑，瘦薄人形骸，嘔痰多涕，面黃無力。」³⁹這顯然是鉤蟲病的典型臨床表現，而卻被看成是條蟲病的徵候了。這多少足以說明一直到這本書的著者的時代，中國人雖然已經較詳細地掌握了鉤蟲病的主要症候，但卻並不知道鉤蟲病是由鉤蟲寄生而引起的。

近年對於中國歷史上的消化道寄生蟲病的研究當以著名的醫學史學者范行準

³⁷ 見所撰《宗伯集》(據胡思敬校《豫章叢書》所收宋王遂輯《清江三孔集》本影印，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卷一，葉9。

³⁸ 見《雲笈七籤》卷八十三，葉10，庚申部。

³⁹ 見上海涵芬樓影印北京白雲觀藏明《正統道藏》，夙字(一)，洞神部 方法類。

的工作最為豐富，貢獻也最大。⁴⁰他根據鉤蟲病的感染和一些桑農或蠶桑活動的密切關係，從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對《史記 食貨列傳》「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執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皆窳偷生，積聚而多貧」一段的注釋「案：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出發，進行了細密而綿長的考證，認為「皆窳」係指鉤蟲病患疲憊無力，喪失勞動力的表徵，因而推論戰國秦漢間鉤蟲病已流行於江、淮以南的南方地區。他的考證看起來有些牽強，也忽略了《史記》原文的上下語境，但他對鉤蟲病在宋以後的流行情況的討論當是卓有建樹的。⁴¹

《太上除三尸九蟲保生經》當是晚唐以後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宋代醫書中提到一些鉤蟲病的症候，次數還頗不少。如《小兒形證論》提到「合麵吃土炭」的症候。《太平聖惠方》論小兒五疳不可治候中有「好吃泥土」，治小兒五疳蘆薈圓方的症候有「面黃髮枯」、「飢即食土」、「肌體羸瘦無力」等，又論小兒食疳症候有「其狀面色痿黃，肌體羸瘦」、「好吃泥土」，又有治小兒食疳「好吃泥土，肌體瘦弱」等的訶梨勒圓方。《博濟方》治小兒五般疳氣至聖青金丹的症候有「多吃泥土」。《王氏手集》有消疳圓，治小兒「好吃泥土」、「面黃」、「喘滿」等症候。《玉函關》提到自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以來小兒流行的疾病中有「面黃髮疏，身體枯羸」、「便餐泥土」、「糞中蟲出」等症候。《黃氏家傳》治小兒諸疳的大蘆薈圓方的諸症候中有「愛吃泥土」、「腹內蟲生，糞中米出」、「瘦勞」等。⁴²這些十分明顯是鉤蟲病患者的特別症候，如喜食生米、生胡豆、生果子等粗硬食物，甚至於泥土、鬆石、爐灰、瓦片、木炭、破布、碎紙之類，即所謂的『異嗜癖』。而鉤蟲病患者當中的貧血患者的主要臨床表現有皮膚乾燥而呈臘黃色，乏力，精神不振，勞動力減弱，心慌，氣促，面部及下肢浮

⁴⁰ 范行準，《中國病史新義》，頁317-345。

⁴¹ 見范行準，前引書，頁333-345。

⁴² 均見宋劉昉，《幼幼新書》頁821, 878, 882, 902, 884, 905, 914, 1004。兒童感染鉤蟲病的原因，除本文中所提到的各種途徑外，兒童的遊戲方式可能也有關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戲，然至日晚必歸饑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可見早從上古時代起兒童們已經玩泥巴了，這使他們染上鉤蟲病和蛔蟲病的機會增加了很多。

腫等⁴³

金張從正《儒門事親校注》卷六，濕形黃病云：「菜寨一女病黃，遍身浮腫，面如金色，困乏無力，不思飲餌，惟喜食生物、泥、煤之屬。」⁴⁴顯然這是一個鉤蟲病患。值得玩味的是「菜寨」是否即一生產蔬菜的村寨？這令人聯想到這名婦女是個菜農，因菜地施糞肥而在田中勞作時受到感染。

其後論鉤蟲病當以清沈金鰲《雜病源流犀燭》最為詳細，卷十六，溼諸疸源流云：「黃胖，宿病也。與黃疸暴病不同，蓋黃疸眼目皆黃，無腫狀；黃胖多腫，色黃中帶白，眼目如故，或洋洋少神。雖病根都發於脾，然黃疸則由脾經溼熱蒸鬱而成；黃胖則溼熱未甚，多蟲與食積所致，必吐黃水，毛髮皆直，或好食生米、茶葉、土、炭之類（宜四寶丹）。有食積，用消食之劑（宜神體、紅體、山楂、穀芽、麥芽、菴子）。針砂消食平肝，其勢最速，不可缺，又須帶健脾去溼熱之品治之，無不愈者（宜二朮、茯苓、澤瀉）。力役人勞苦受傷，亦成黃胖病，俗名『脫力黃』，好食易飢，怠惰無力（宜沈氏雙砂丸），此又在蟲食黃病之外者。黃胖症治：《得效》曰：『食勞疴黃，一名黃胖。夫黃疸者，暴病也，故仲景以十八日為期。食勞黃者，久病也，至有久而終不愈者』。《正傳》曰：『綠礬丸、褪金丸二方治黃胖病最捷。繆仲淳曰：『脾病黃腫者，用青礬四兩成赤珠子，當歸四兩酒醉浸七日，焙，百草霜三兩，為末，以浸藥酒打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丸至七丸，溫水下。一月後，黃去，立效。又脾勞黃病，針砂四兩醉淬七次，乾漆燒存性二錢，香附三錢，平胃散五錢，為末，蒸餅丸，湯下。又好食茶葉面黃者，每日食榧子七枚，以愈為度』。』《入門》曰：『黃病愛吃茶葉者，用蒼朮、白朮各三兩，石膏、白芍、黃芩、南星、陳皮各一兩，薄荷七錢，砂糖煮神體糊丸，空心，砂糖水吞下五七十丸。又黃病吃生米者，用白朮一錢半，蒼朮一錢三分，白芍、陳皮、神體、麥芽、山楂、茯苓、石膏各一錢，厚朴七分，藿香五分、甘草三分，砂糖末一匙沖服』。」⁴⁵唐宋以來對鉤蟲病的有關

⁴³ 鍾惠瀾主編，前引書，頁 788，793。

⁴⁴ 引文據張海岑等校注，《儒門事親校注》頁 374，卷六。

⁴⁵ 據李占永、李曉林等校注本，頁 256-257。

病情記載的增多，瞭解的更加細緻當意味著唐宋以來鉤蟲病的流行出現了日益普遍的趨勢。

四 古代的一些生活方式和寄生蟲的感染

一 生吃動植物食物的習俗

今天一般的人都相信，早在距今五十萬年前的北京人已經開始利用火來燒烤食物，有了熟食了。⁴⁶從戰國時代以來的中國人常強調自己是個「火食」，即熟食的民族，與其周邊「不火食」，即生食的民族不同。然而古代的中國人卻還是生吃許多食物的，據筆者的研究，最遲從商、周以來，在中國各地，始終還保持著特別的生食傳統。人們生吃野豬、麋、鹿、獐、熊、兔、狐、香狸、竹鼠等各種野生獸類，牛、羊、豬、狗、馬等家畜及豬、羊等的肝和肚，雞、鴨、鵝等家禽和野生的鳩，各種海水和淡水魚類如鯉、鯽、魴、鱒、鯡、鱸、鮫、青、白、嘉、鮓、鯧、鱖、鱒、鱣、鱧等等。這些生吃的動物的肉一般稱為「生」、「膾」或「鱠」。在江淮以南的地區，人們生吃魚類，即吃「魚膾」或「魚生」的習俗特別普遍，也特別盛行。至於生吃淡水蝦，即吃「蝦膾」或「蝦生」的食俗，最遲從南朝梁代開始直到今天還可以看得見。⁴⁷

古代的醫家已經明白地表示吃生魚、生肉會產生腹內寄生蟲，如《金匱要略禽獸魚蟲禁忌并治》說：「食生肉，飽飲乳，變成白蟲。」又說：「食膾，飲乳

⁴⁶ 近年有人提出北京人未曾使用過火的說法，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和強力的反駁，關於這方面的討論，請參看，《人類學學報》第十七卷第四期，頁 317-329，對美國《科學》雜誌關於周口店第一地點用火證據的文章的評論 中所收劉東生、張森水、吳新智、黃慰文、郭士倫、劉澤純等和提出新說引發爭論的徐欽琦等的議論。

⁴⁷ 見拙著 中國古代的生食肉類餽饌 膾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1 本第 2 分，2000 年 6 月。

酪，令人腹中生蟲為瘕。」⁴⁸張湛《養生要集》云：「凡食生肉，合飲乳汁，腹中生蟲。」又云：「乳酪不可合食魚膾，腹中生蟲。」又說：「乳汁不可合飲生肉，生腹中蟲。」又說：「乳汁不可合食生魚，反成瘕。」⁴⁹巢元方說這樣吃會使人生條蟲病，《諸病源候論》卷十八，九蟲病諸候 寸白蟲候：「食生魚後，即飲乳酪，亦令生之。其發動則損人精氣，腰腳疼弱。」「此蟲生長一尺，則令人死。」⁵⁰《金匱要略 禽獸魚蟲禁忌并治》也已幾乎觸及到牛肉條蟲和豬肉條蟲感染的真實途徑了，如：「牛肉共豬肉食之，必作寸白蟲。」「牛、羊、豬肉，皆不得以楮木、桑木蒸炙食之，令人腹内生蟲。」⁵¹但並不曉得這是由於這些牛肉、豬肉有問題，同時沒有熟透。歷史上人們吃各種膾生的習俗，無疑和肝吸蟲病、牛肉條蟲病和豬肉條蟲病的感染脫不了關係。

生食的另一部分是生吃蔬菜或植物的果實、根莖和球莖等。一九三六年上海 Henry Lester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的病理科學工作者 R.C. Robertson 調查了當時人們生吃或半生吃的蔬菜、瓜、果，發現生吃的有大蔥、小蔥、香菜（即芫荽）、生薑、萵苣（包括萵筍在內）、蘿蔔纒、黃瓜、菜瓜、胡蘿蔔等；生吃或半生吃的有菠菜、蒲菜、芹菜、金花菜、薺菜、水生菜（案，即西洋菜）、枸杞頭（案，「狗」當作「枸」，枸杞頭，即枸杞嫩苗葉）、馬蘭頭（案，即馬蘭嫩苗葉）、茭白、荸薺、水紅菱、藕、蕪菁（案，當作「蕪菜」，又名空心菜）、白蘿蔔、胡蘿蔔等；總共二十三種左右。⁵²

歷史上人們確實是生吃不少種類的蔬菜瓜果的。張仲景勸人在「五月五日勿食一切生菜，發百病。」又說：「時病差，未健，食生菜，手足必腫。夜食生菜，不利人。十月勿食被霜生菜，令人面無光。」⁵³「勿食一切生菜」翻譯成現在的話，就是任何種類的生菜都不要吃。可見至少在漢代人們生吃的蔬菜種類絕不只

⁴⁸ 見《金匱要略校注》，頁 239，252，卷下。

⁴⁹ 見《醫心方》，頁 420，卷二十九，合食禁第十一 引。

⁵⁰ 見《諸病源候論校釋》，頁 573。

⁵¹ 見《金匱要略校注》，頁 243。

⁵² R.C. Robertson The Transmission in China of Helminths by Vegetables,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Supplement I, pp. 418-419, Feb. 1936.

⁵³ 見《金匱要略校注》頁 260，261，卷下，果實菜穀禁忌并治。

少數一兩樣，而且吃生菜的季節（可延續到十月霜降）還相當長、時刻（可到夜晚）也頗為不少，可以說吃生菜在當時絕不稀奇罕見，而確實是十分平常的事。

生吃蔬菜瓜果這一習俗也十分強勁有力地一直延續到後代，直到今日。大量的醫藥文獻中一直有關於在某些場合或時間忌吃某種或某些種生菜的記載。一是在特別的月分、日期、時刻不可吃生菜。除上引的五月五日和夜間之外，張仲景還指出：「正月勿食生蔥，令人面生游風。」而葵菜則是一年四季都不宜生吃的：「四季勿食生葵，令人飲食不化，發百病。非但食中，藥中皆不可用，深宜慎之。」

54

其次是治病服藥或康復期間忌生菜。如上引「時病差，未健，食生菜，手足必腫」即一例。這類的資料相當多，難以一一枚舉，姑以六朝晉宋之際的陳延之《小品方》輯本中的部分記載為例，如忌「生蔥」、「生蔥、蒜」、「生菜」或同時忌其中的幾種的有「療羸人欲去胎方」、「療母子俱死者，產難及胎不動轉者方」、「葛根湯」、「麻黃升麻湯」、「射干湯」、「秦皮湯」、「升麻湯」、「生薑五味子湯」、「射干麻黃湯」、「半夏茯苓湯」、「常山湯」、「鯉甲湯」、「雞子常山丸」、「竹葉常山湯」、「小女曲散」、「半夏湯」、「大黃附子湯」、「溫中當歸湯」、「茱萸湯」、「當歸湯」、「五疰湯」、「大岩蜜湯」、「療腰痛及積年痛方」、「腎虛腰痛治之方」、「奔豚方」、「牡蠣奔豚方」、「躑躅散」等等。⁵⁵

第三是在進行某些活動（如練氣功）的時節。如晉代名士張湛《養生要集》說：「行氣、閉氣，雖是治身之要，然當先達解其理空，又宜虛，不可飽滿。若氣有結滯，不得宣流，或致發創。譬如泉源，不可壅遏不通。若食生魚、生虫、生菜、肥肉，及喜怒憂恚不除而行氣，令人發上氣。凡欲修此，皆以漸。」⁵⁶

再則是某些食物不宜和生菜同吃。如張仲景說：「豬肉以生胡荽同食，爛人臍。」「獐肉不可合蝦及生菜、梅李果食之，皆病人。」「青魚鮓不可合生胡荽

⁵⁴ 《金匱要略校注》頁 259, 261, 卷下, 果實菜穀禁忌并治。

⁵⁵ 高文柱輯校,《小品方輯校》中有關各頁。

⁵⁶ 見《醫心方》,頁 621,卷二十七,用氣第四引。

及生葵，并麥中食之。」「飲白酒，食生韭，令人病增。生蔥不可共蜜食之，殺人。棗合生蔥食之，令人病。生蔥和雄雞、雉、白犬肉食之，令人七竅經年流血。」⁵⁷

古人生吃的蔬菜有多少種，由於文獻不足，很難確知。現在把我們所找到的一些有明確記載的古代人們生吃的不論是人工栽培還是野生的蔬菜、果實、根莖和球莖逐條開列如下：

蔥，已見上引各條記載，這裡就不再多說了。

菜菔，即（白）蘿蔔，古人生吃其根、葉，《齊民要術》說：「蘆菔，根實麤大，其角及根、葉，並可生食，非蕪菁也。」⁵⁸南朝梁陶弘景說：「溫菘是也。其嫩葉為生菜。」⁵⁹崔禹錫《食經》也說：「其葉嫩美，亦為生菜之主。」⁶⁰蘿蔔的嫩葉也就是所謂的蘿蔔纓（案，當作蘿蔔英）。元王禎《農書》說：「中原有『迭秤』者，其質白，其味辛甘，尤宜生啖。」⁶¹明人也說「其根生啖之，味辛。」⁶²又《寧州志》云：「蘿蔔紅者名透心紅，移去他郡則變 食法：生、熟皆宜。」⁶³

葵，上引張仲景已提及生食。又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在述及葵、羅勒之後又說：「生菜中又有胡荽、薺臺、白苣、邪蒿，並不可多食。」⁶⁴細玩「生菜中又有胡荽」的語氣，可以確定葵和羅勒都是生吃的蔬菜。

芫荽，即胡荽、香菜，上引張仲景已提及生食。又上引陶弘景說：「生菜中

⁵⁷ 《金匱要略校注》頁 245, 246, 251, 卷下, 禽獸魚蟲禁忌并治 ; 頁 262, 果實菜穀禁忌并治。

⁵⁸ 賈思勰撰，繆啟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頁 133, 卷三, 蔓菁第十八（菘、蘆菔附出）。

⁵⁹ 唐蘇敬等，《唐新修本草》（據上虞羅氏後書鈔閣藏日本森氏舊藏影寫卷子本縮印）頁 253, 卷十, 菜類（上）菜菔 條。

⁶⁰ 《醫心方》頁 707, 卷三十, 五菜部第四 蘆菔 條引。

⁶¹ 引文據王毓瑚校，《王禎農書》頁 102, 百穀譜集之三 苽屬 蘿蔔。

⁶² 明黃文鸞修，《新城縣志》（據明正德刻本影印，輯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卷四，葉 2, 食貨 物產 菜之屬 蘿蔔 條。

⁶³ 見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修訂本），頁 87, 卷四, 蔬類 菜菔 條引。

⁶⁴ 見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頁 478-479, 冬葵子 條。

又有胡荽、蕓薹、白苣、邪蒿，並不可多食。」《齊民要術 種胡荽》說：「種法：近市負郭田，一畝用子二升，故概種，漸鋤取，賣供生菜也。」⁶⁵可見生吃荽菜是十分普遍的。

蕓薹，上引陶弘景說是一種生菜。

野白薺，明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云：「野白薺，四時採嫩者，生熟可食。」

⁶⁶

邪蒿，上引陶弘景已說是一種生菜。《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云：「味辛，溫平，無毒 生食微動風氣。」⁶⁷

羅勒，即蘭香，漳州、泉州等地稱之為「九層塔」。⁶⁸上引陶弘景已說是一種生菜。《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亦云：「宜生食。」⁶⁹王禎還提到生吃羅勒的方式：「切葉以芼諸菜，或於素食麵粉之類皆可覆食，以助香味也。」⁷⁰今天還常見這一吃法。

苦苣，《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說：「苦苣，味苦，平。 今人種為菜，生食之。」⁷¹

積雪草，蘇頌云：「積雪草，生荊州川谷，今處處有之。 江東吳越丹陽郡極多，彼人常充生菜食之。」⁷²

水蘇與薺薺，陳藏器謂：「可為生菜，除胃間酸水。」⁷³蘇頌說：「水蘇，生九真池澤，今處處有之。多生水岸傍 青、濟間呼為水蘇，江左名為薺薺，吳會謂之雞蘇。南人多以作菜。 陳藏器謂薺薺白是一物，非水蘇。水蘇葉有雁

⁶⁵ 《齊民要術校釋》，頁 148，卷三。

⁶⁶ 見卷十二，葉 18，飲饌服食牋（中）家蔬類 野白薺 條。

⁶⁷ 見頁 501，卷二十七，菜部上品 內 邪蒿 條。

⁶⁸ 見福建省中醫研究所，《福建藥物志》（第二冊），頁 270。

⁶⁹ 見頁 501，卷二十七，菜部上品 內 羅勒 條。

⁷⁰ 見《王禎農書》頁 122，百穀譜集之五 蔬屬 蘭香。

⁷¹ 見頁 508，卷二十七，菜部上品 苦苣 條。

⁷² 見《本草圖經》（尚志鈞輯校本）頁 204，卷七，草部中品之下。

⁷³ 見《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頁 515，卷二十八，菜部中品。

齒，香薷氣辛，薺萼葉上有毛，稍長，氣臭。主冷氣泄痢，可為生菜。」⁷⁴

假蘇，蘇頌云：「假蘇，荊芥也。生漢中川澤，今處處有之。葉似落藜而細，初生香辛可噉，人取作生菜。」⁷⁵

蔓菁，古名「葍」，宋代羅願《爾雅翼》說：「諸葛亮所止，令軍士獨種蔓菁者，取其纔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三蜀、江陵之人今呼為『諸葛菜』。」⁷⁶

莪，羅願云：「莪，蘿蒿也，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⁷⁷

蓼，唐陳藏器《本草拾遺》云：「諸蓼並冬死，惟香蓼宿根重生，人為生菜，最能入腰腳也。」⁷⁸後蜀韓保昇《蜀本草》亦云：「蓼類甚多，有青蓼、香蓼、水蓼、馬蓼、紫蓼、赤蓼、木蓼大種。惟香蓼宿根重生，可為生菜。」⁷⁹

香薷，南朝梁陶弘景說：「家家有此，惟供生食。」孟詵說：「香薷，溫。又云『香戎』，去熱風。生菜中食，不可多食。」⁸⁰

薄荷，蘇敬等說：「薄荷亦堪生食，人家種之。」⁸¹

秦荻梨，孟詵云：「于生菜中最香美，甚破氣。」

藜藿，一名雞腸草，孟詵說：「亦可生食。」⁸²

芹，陶弘景說：「又有渣芹，可為生菜，亦可生噉。」⁸³

蒿苳，寇宗奭云：「蒿苳，今菜中惟此自初生便堪生啗，四方皆有。」⁸⁴

⁷⁴ 見《本草圖經》(尚志鈞輯校本)頁581，卷十七，菜部。

⁷⁵ 同上。

⁷⁶ 據明畢效欽刻《五雅合刊》本，卷六，葉9。

⁷⁷ 《爾雅翼》卷五，葉6。

⁷⁸ 見《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頁510，卷二十八，菜部中品 蓼實 引。

⁷⁹ 見《本草綱目》，頁1091，卷十六，草部之五 隰草類(下) 蓼 引。

⁸⁰ 見《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頁515，卷二十八，菜部中品。

⁸¹ 見《新修本草》頁263，卷十八，菜部(上)。

⁸² 以上二條引文據鄭金生等，《食療本草譯注》後所收輯本，頁216，秦荻梨；頁218，雞腸草。

⁸³ 見《本草經集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頁494，水芹 條。

⁸⁴ 見《本草衍義》(顏正華等點校本)頁141。

蕺菜，蘇敬等說：「山南、江左人好生食之。關中謂之蒹菜也。」⁸⁵

苜蓿，賈思勰說苜蓿「春初既中生嫩，為羹甚香。」《東醫寶鑑》引《本草》云：「處處有之，生田野濕地。人多採取，煮和醬食之，生食亦可，但多食則瘦人。」⁸⁶

菜瓜，元代王禎《農書》說：「一種胡瓜色黃，即黃瓜也，亦有青白者。又越瓜色白，即白瓜。皆菜瓜也。生、熟皆可食，烹飪隨宜，實夏秋之嘉蔬也。」

藍菜，王禎《農書》：「藍菜，《務本新書》云：『二月畦種，苗高，剝葉食之，剝而復生。刀割則不長。加火煮之，以水淘浸，或炒燼或拌食，或包餡，或捲餅生食，頗有辛味』。」⁸⁷馬藍又名菘藍，為藍之一種。《廣東志》云：「諺云：『多食馬藍，少食芥藍。』」⁸⁸則《農書》這個生吃的藍菜不知是否即馬藍。但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所推薦的吃法卻是熟食：「馬蘭頭，二、三月叢生，熟食，又可作羹。」⁸⁹

野菘苳，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云：「野菘苳，葉、莖似菘苳而小，生野田，多藤蔓，生熟皆可食。」⁹⁰

茭白或茭白筍，羅願《爾雅翼》云：「茭者，蔣草也，生水中。葉如蔗荻，江南人呼為茭草。其苗有莖梗者，謂之菰蔣。菰首者，菰蔣三年以上，心中生臺如藕，至秋如小兒臂大，謂之茭首，《本草》所謂菰根者也。可蒸煮，亦可生食。」⁹¹

蒲，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說：「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莖，大如匕

⁸⁵ 見《新修本草》頁 268，卷十八，菜部（下）。

⁸⁶ 見《齊民要術校釋》，頁 162，卷三，種苜蓿第二十九。朝鮮許浚編《東醫寶鑑》（郭靄春等校注本），頁 883，湯液篇 卷二，菜部 苜蓿 條。

⁸⁷ 以上二條引文據王毓瑚校，《王禎農書》頁 95，百穀譜集之三 菘屬 甜瓜（黃瓜附）；頁 121，百穀譜集之五 蔬屬 藍菜。

⁸⁸ 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修訂本），頁 137，卷六，蔬類 芥藍 條引。

⁸⁹ 見卷十二，葉 22，飲饌服食牋（中）家蔬類 馬蘭頭 條。

⁹⁰ 見卷十二，葉 23，飲饌服食牋（中）家蔬類 野菘苳 條。

⁹¹ 據明畢效欽刻《五雅合刊》本，卷一，葉 14-15。

柄，正白，生噉之，甘脆。」⁹²

菱角，考古學的發現顯示菱角最遲從距今六、七千年前以來就是人們食用的水生植物果實。在浙江餘姚河姆渡、嘉興馬家浜、吳興錢山漾，江蘇吳縣草鞋山等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都出土有菱⁹³，在河姆渡第一期文化遺址中用來儲存野果的灰坑中曾發現滿坑的菱角。⁹⁴在湖北荊門王場村包山二號戰國時期的楚墓中就有七件竹筍內發現有菱角，其中一件長、寬、高分別為二十七、十二、五、三公分的竹筍裡則裝滿了菱角。⁹⁵唐代孟詵說菱角「生食，性冷利。多食生蟻蟲。」⁹⁶北宋寇宗奭說：「又有水菱，亦芰也，但大而脆，可生食。有人食生芰多則利及難化，是亦性冷。」⁹⁷李時珍說：「芰菱，有湖澤處則有之。菱落泥中，最易生發。有野菱、家菱。野菱自生湖中其色，嫩青老黑。嫩時剝食甘美，老則蒸煮食之。家菱種于陂塘嫩時剝食，皮脆肉美，蓋佳果也。夏月以糞水澆其葉，則實更肥美。」⁹⁸大抵長江流域以南的居民較常吃，如北魏末楊元慎即曾嘲諷寒門吳人「咀嚼菱、藕，拮拾雞頭。」⁹⁹又如唐劉禹錫《採菱行》詩的自序也說：「武陵俗嗜芡、菱。」¹⁰⁰

荸薺，又名烏芋、鳧茈，對中國人來說，也並不陌生。在包山二號楚墓中也

⁹² 見《毛詩注疏》卷十八之四，葉七，孔穎達疏引。

⁹³ 見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博物館：《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一期，頁10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嘉興馬家浜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考古》1961年7期，頁351，在下文化層中出土一枚碳化的圓角菱，與現在的嘉興南湖菱相仿。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吳興錢山漾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0年第2期，頁88-89，浙江農學院，吳興錢山漾遺址出土植物種籽鑑定書說所掘出的菱角「略似嘉興南湖所產。」又見圖版柒。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見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3)，頁4。在遺址的第十層出土了菱的莖部和果實，其校正後的碳十四年代為距今六千年。

⁹⁴ 見劉軍、姚仲源，《中國河姆渡文化》，頁42。

⁹⁵ 見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頁153-154，表十六；頁441，附錄八，陳家寬，包山二號楚墓植物的鑒定。

⁹⁶ 見《本草綱目》，頁1902，卷三十三，果部引。

⁹⁷ 見《本草衍義》(顏正華等點校本)頁131-132，卷十八，芰條。

⁹⁸ 見《本草綱目》，頁1901-1902，卷三十三，果部。

⁹⁹ 見楊銜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頁119，卷二，城東景寧寺。

¹⁰⁰ 見《劉夢得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葉五。

出土有荸薺，在一個竹筍內發現有約二百五十枚荸薺，在另一件長、寬、高分別為二十七．五、十三．三、三．四公分的竹筍內則裝滿了荸薺。¹⁰¹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云「野荸薺，四時採，生熟可食。」¹⁰²李時珍亦云：「薺，生淺水田中。吳人以沃田種之，三月下種，霜後苗枯，冬春掘收為果，生食、煮食皆良。」¹⁰³吳人也特別嗜吃荸薺。¹⁰⁴

蓮藕，唐孟詵《食療本草》說：「藕 生食則主治霍亂後虛渴、煩悶、不能食。凡產後諸忌，生冷物不食，唯藕不同生類也，為能散血之故。」¹⁰⁵按在國外，生吃蓮藕是感染薑片蟲病的途徑之一，在當代中國則未見有報導。

由上可見古人生吃的蔬菜或水生植物的種類還頗為不少，比現代人生吃的要多些，其中有一些直到今天人們的吃法還是一樣，例如蔥、芫荽、羅勒、黃瓜等。唐孟詵說薺「能生腹中諸蟲，道家特忌。」¹⁰⁶據陶弘景，薺是一種生菜，孟詵的話看起來像是在暗示到當時人們已經逐漸認識到生吃薺會產生消化道的寄生蟲。無論如何，這些植物的生食製造了機會，使人們患上了薑片蟲病、蛔蟲病和鞭蟲病。¹⁰⁷若生吃了帶有鉤蟲絲狀蚴的蔬菜，還會染上鉤蟲病。

另外，生吃蔬菜的方式除了吃新鮮的之外，還可以吃醃製的生菜。古代文獻中的「菹」就有些是相當今天的泡菜的生菜。醃製泡菜並不能殺死蔬菜上的蛔蟲卵，因此生吃泡菜也有導致感染蛔蟲等蠕蟲的可能。¹⁰⁸

¹⁰¹ 見《包山楚墓》頁 151，表十六；頁 442，附錄八，陳家寬，包山二號楚墓植物的鑒定。

¹⁰² 見卷十二，葉 23，飲饌服食牋（中）家蔬類 野荸薺 條。

¹⁰³ 見《本草綱目》，頁 1905，第三十三卷，果部 烏芋

¹⁰⁴ 《醫心方》頁 697，卷三十，五果部 引孟詵說：「吳人好噉之。」

¹⁰⁵ 引文據鄭金生等，《食療本草譯注》後所收輯本，頁 176-177，卷上，藕 條。

¹⁰⁶ 鄭金生等，《食療本草譯注》後所收輯本，頁 219。

¹⁰⁷ Winfield G.F. and Yao T.N. Studies on the Control of Fecal-borne Diseases in North China IV. Vegetables as a Factor in the Spread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1 no. 6:919-926, June, 1937

¹⁰⁸ O.K.Khaw A Survey of Peiping Latrines for Intestinal Parasites The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Vol.17 no.5: 638-639, Oct., 1931 Winfield G.F. and Yao T.N.op.cit.p.920.鍾惠瀾主編，前引書，頁 763。

二 一些生產活動

上文引當代的寄生蟲病學者指出糞便管理的不當是人們所由感染多種寄生蟲病的重要途徑，其中一種就牽涉到淡水魚類的養殖業，即使用糞便喂魚，在魚塘上修建廁所，所排泄糞便直接落入水中。那麼，在古代社會裡，人們所進行的生產活動中是否也蘊含有相同或類似的感染途徑呢？

一九九一年代出版的現代養魚實用技術著作仍向養殖者介紹使用人、畜的糞便來養魚。如石道全等所撰《新編實用養魚手冊》提到使用「有機肥料」，其中就有糞肥：「糞肥是池塘成魚養殖的主要肥料，常用的糞肥以人糞尿肥水效果為最好，其次是家禽糞便，再次是家畜糞便。家畜糞便中，豬糞好於牛糞。」¹⁰⁹又如雷慧僧等的《池塘養魚新技術》也說養魚的「常用肥料」中有「農家肥」，其中包括有「人糞、畜糞」在內的「糞肥」。¹¹⁰

而這種水產養殖業常是多種經營當中的一環：「池塘養魚生產除與種植業結合外，多數還與養畜、養禽結合，循環利用，畜、禽糞下塘肥水培養魚的食物浮游生物，或為作物肥料。」¹¹¹而達成這個目標的常見方式就是，養魚者將廁所、豬圈、雞圈搭建在水面上，人、畜糞便直接排入水中，作為餵魚的飼料。¹¹²—一九三七年醫學工作者已經介紹了這種在魚塘上建廁所的養魚方式。¹¹³這種在養魚池塘水面上搭建廁所的情形在南方，特別是廣東、廣西比較普遍些。¹¹⁴

然而這樣的多種經營的生產方式並不是當代才開始出現的創新。清光緒間鄒

¹⁰⁹ 見頁 151。

¹¹⁰ 見頁 46。

¹¹¹ 見宮明山等主編，馬觀明等撰，《當代中國的水產業》，頁 252。

¹¹² 周學至等，《中國農村環境保護》，頁 99。

¹¹³ H.F.Hsu and C.Y.Chow Studies on Certain Problems of *Clonorchis sinensis* II. Investigation in the Chief Endemic Center of China, the Canton Area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1 no.3:341-356, Plate I, March, 1937 一九五一年，中山大學醫學院病理學研究所的醫學工作者梁伯強也指出，在廣東「人們經常在魚塘邊（即水面所建的廁所）大便」見所撰，吃「魚生」是多麼危險啊！，《大眾醫學》1951年1月號（5卷3期），頁 130。

¹¹⁴ 周學至等，《中國農村環境保護》，頁 99。吳徵鑑、毛守白等主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寄生蟲學與寄生蟲病學》，頁 64。

兆麟等所纂修《高明縣志》說：「近年業蠶之家，將窪田挖深，取泥覆四周為基，中凹下為塘。基六塘四，基種桑，塘蓄魚。桑葉飼蠶，蠶矢飼魚，兩利俱全，十倍禾稼。」¹¹⁵所謂「基」，就是魚塘四周的堤。這種桑基魚塘，或者在基上種植各種果樹、茶樹等經濟作物的景觀其實早在明末清初的珠江三角洲一帶已十分常見，屈大均《廣東新語》對當時的情況有很清楚的描述，卷二十二，鱗語 魚說：「廣州地多池塘，所畜者鱧、鱮、鯰、鮠、鯽。」又 鱗語 魚花 有云：「南海有九江村，其人多以撈魚花為業 子曰花者，以其在藻荇之間若花，又方言凡物之微細者皆曰花也，亦曰魚苗。以當春出於苗始生時，與苗俱生也，亦曰魚秧。 西南為南寧左江，其水多土鯰；正西為柳州右江，其水多鱮、鱧；西北為桂林府江，其水多草魚，草魚者鯪也。魚花以此四種為正。畜於池易長，故務取之，他魚花則弗取也。鯉、鯽則或取諸蛋人。 歲正月始鬻魚花，水陸分行，人以萬計，筐以數千計。自兩粵郡邑，至于豫章、楚、閩，無不之也。九江之地如棋枰，周迴三十餘里，其黑脈者堤也，方罫者池塘也。池塘之水，養魚花者十之七，養大魚者十之三 池塘以養魚，堤以樹桑。男販魚花，婦女餵愛蠶。其土無餘壤，人無敖民，蓋風俗之美者也。人之富多以穀估及販魚花，史稱水居千石魚陂者此也。」又 鱗語 養魚種 云：「廣州諸大縣村落中，往往棄肥田以為基，以樹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柑、橙次之，龍眼多樹宅旁，亦樹于基。基下為池以畜魚 九江鄉以養魚苗，魚苗之地惟九江鄉有之，他處率養大魚。」¹¹⁶

在明代，除珠江三角洲外，南方其他的一些地區也可以看到養魚與其他產業結合的多種經營，如徐光啟所撰《農政全書》就提到了養魚和養羊的結合，利用羊糞為飼魚的肥料。卷四十一， 牧養 六畜（雜附） 羊 說：「玄扈先生曰：『 或圈于魚塘之岸，草糞則每早掃于塘中，以飼草魚，而羊之糞，又可飼鱧魚。一舉三得矣 』 。」又， 牧養 六畜（雜附） 魚 說：「玄扈先生曰：『 江西養魚法 作羊棧于塘岸上，安羊。每早掃其糞于塘中，以飼草魚。而草

¹¹⁵ 據清光緒二十年刊本影印本，卷二，葉 30， 地理 物產。

¹¹⁶ 見《廣東新語》（點校本，輯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頁 552，556-558，564。

魚之糞，又可以飼鱧魚 』。』¹¹⁷

與珠江三角洲和江西兩地相比，在長江三角洲一帶的情況則是有過而無不及，明邵圭潔《北虞先生遺文》卷四，談參傳介紹了一個精明幹練的經營者也曾致力過極為複雜的多種經營：「談參者，吳人也，家故起農。參生有心算，居湖鄉，田多窪蕪，鄉之民逃農而漁，田之棄弗闢者以萬計。參薄其直收之，傭饑者，給之粟，鑿其最窪者池焉，周為高塍，可備坊洩，闢而耕之，歲之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蓄魚，池之上為梁為茭舍，皆蓄豕。謂豕涼處，而魚食豕下，又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汙澤植菰屬，可畦者植蔬屬，皆以千計。鳥鳧昆蟲之屬悉羅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計。」¹¹⁸據此談參是將糧食和果樹等的種植、養豬和飼魚相結合，把豬舍搭建在魚池的水面上，用豬排泄到水中的糞便作肥料。

歷史上從什麼時候開始有意識地使用人、畜的糞便來養魚，由於史闕有間，已難考索。明代黃省曾《養魚經》云：「凡鑿池養魚，必以二。有三善焉：可以蓄水，鬻時可去大而存小，可以解汎（此池汎，可入彼池）。不可以漚麻，一日即汎。魚遭鴿糞則汎，以圓糞解之。魚之自糞多，而反復食之則汎，亦以圓糞解之。魚食楊花則病，亦以糞解之。」¹¹⁹由這可以看出，當時的養殖者十分明確是有意識地使用人廁中的糞便來醫治魚病的，但這還不是用人糞來作飼養的肥料。

北宋晚期孔武仲所撰《宗伯集》，卷十二有養魚記一文：「後圃之池曰筠家塘，廣三十尺，其長五倍。大旱之歲，圃中及旁近之人日汲取之而不損。予與家人謀曰：『是可以布魚，以釣以食，其利甚敏，不可失也。』乃以小魚數萬投于其間。經時矣，往視之。池中閤然不見魚之多也。取而較之，與初市時大小

¹¹⁷ 明徐光啟撰，石聲漢校注，《農政全書校注》頁 1163，1176-1177。

¹¹⁸ 見《北虞先生遺文》（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卷四，葉 16。按明李翊《戒庵老人漫筆》頁 153-154，卷四，談參傳條說談參實有其人：「談參傳此邵北虞圭潔所撰也。談參實譚曉，常熟湖南人。（行三，參者三也。）北虞係同邑，不欲顯論之耳。」

¹¹⁹ 見影印明隆慶戊辰，公元 1568 年刻《百陵學山》本，葉二。

無甚異，不見魚之成也。其旁之人曰：『鯿獮食之與？』『非也。』『鷺鷥啄之與？』『非也。』『然則何以如此？』曰：『是同類者為之患也。蓋有大者啗其小者，其凶殘者也。有出沒左右而攘其食者，其狡捷者也。有畜之十年而分寸不加長者，其天材止于是者也。善養魚者，其糞也必以其可糞之時，其食之必以其所喜之物。其貪殘與不才者去之，其狡捷敗類者遠之。使其良者佚居甘食，嬉游往來，不逆其性。則少者易長，而微者易大也。』¹²⁰從「善養魚者，其糞也必以其可糞之時，其食之必以其所喜之物」來看，施糞並不是醫治魚病的手段，而是固定地在適當的時候執行的有利於魚類生長的措施。那麼我們可以確定最遲在北宋中晚期時，至少在某些地區人們已經有意識地利用人、畜糞便來作魚塘裡的肥料了。

不但是養魚，養豬也利用人糞。最遲從戰國以來已有帶廁豬圈的修建，讓豬在廁所裡吃人的排泄物。這種飼養方式一直保持到現代還看得到。（見下文）另一方面，人們也採用放牧與舍飼相結合的方式來養豬，常在沼澤地區牧豬，讓豬隻吃到沼澤所生長的水生植物，如北魏賈思勰所說：「春夏草生，隨時放牧。糟糠之屬，當日別與（糟糠經夏則敗，不中停故），八、九、十月，放而不飼。所有糟糠，則蓄待窮冬春初（豬性甚便水生之草，耙糶水藻等令近岸，豬則食之，皆肥）。」¹²¹「水藻等」水生植物除了水藻之外還有些什麼，賈思勰沒有交代。羅願給了我們一點補充：「案苻菜，今陂澤多有。今宛陵陂湖中彌覆頃畝，日出照之如金，俗名金蓮子。狀既似蓴，又豬好食矣，皆以小舟載取以飼豬，又可糞田，或因是亦得豬蓴之名。」¹²²

這樣，使用人糞、豬糞喂魚或作魚塘的肥料，用水生植物來喂豬，都有讓豬隻感染上薑片蟲、中華分枝舉吸蟲等寄生蟲病的危險，使它們成為這兩種寄生蟲

¹²⁰ 見《宗伯集》（據胡思敬校《豫章叢書》所收宋王遂輯《清江三孔集》本影印，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卷十二，葉14-15。

¹²¹ 見拙作，關於兩漢魏晉時期養豬與積肥問題的若干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4分，頁629，1986年12月。賈思勰撰，繆啟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頁328，卷六，養豬第五十八。

¹²² 見《爾雅翼》卷五，葉9，苻。

病的保蟲宿主，也增長了人類罹患這些疾病的機會。

賈思勰《齊民要術 養魚第六十一（種蓴、藕、蓮、芡、芰附）》說：「種蓴法：近陂湖者，可於湖中種之；近流水者，可決水為池種之。宜淨潔，不耐污，糞穢入池即死矣。」¹²³可見人工種植水生植物的陂湖池塘是有可能被糞穢污染的，不論是野糞，還是由於人工施肥。屈大均《廣東新語》說珠江三角洲不但有興盛的養魚業，水生植物的種植業也很可觀，草語 薤：「廣州西郊為南漢芳華苑池，故名西園，土沃美宜蔬，多池塘之利。每池塘十區，種魚三之，種菱、蓮、芡菰三之，其四為薤田。」又，草語 蓮菱：「廣州郊西，自浮丘以至西場，自龍津橋以至蜆涌，周迴廿餘里，多是池塘，故其地名曰半塘。土甚肥腴多膏物，種蓮者十家而九。凡種藕之塘宜生水，種菱亦然。菱收畢，則種芡菰。」¹²⁴上引李時珍說人們種植菱角，在夏月期間要用糞水來施肥的。那麼，帶有薑片蟲卵的人糞或豬糞就可能造成了菱角等水中作物的污染。

種植蔬菜等作物施用糞肥也是由來已久的事。賈思勰所推介的種植葵、韭、蜀芥、薑薑、羅勒、薑、蕘荷、芹、苜蓿、胡蔥、薑等蔬菜的方法都是使用糞的。¹²⁵宋洪邁曾講過一個神受不了菜圃的糞臭味的事：「石城縣尉廳 仍治隙地為菜圃，其處舊有南安巖主祠堂。紹熙中，福唐人曾念為主尉，夢巖主訴曰：『吾之居，苦於種菜用糞穢之惱，使不能安跡。』」¹²⁶看起來種菜施糞肥是十分普遍的事。若帶有寄生蟲卵的人畜糞便未曾經過適當的處理即加施用，就有可能使赤腳的菜農染上鉤蟲病。上引《儒門事親》中的「菜寨」病患可能即是一例。

三 廁所與糞便的使用和管理

沒有廁所，就意味著隨地大小便。這種情形在古代當是十分普遍的。下面引用的幾段文字當可以用來說明這點。按《後漢書 費長房傳》說：「費長房者，

¹²³ 見《齊民要術校釋》，頁 344，卷六。

¹²⁴ 見頁 703-705，卷二十七。

¹²⁵ 見《齊民要術校釋》卷三各篇。

¹²⁶ 見《夷堅志》（何卓點校本），頁 1162，夷堅支庚 卷四，石城尉官舍 條。

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長房遂欲求道。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荊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臥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眾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¹²⁷這個神仙用來試驗費長房的糞，看起來當是隨地排泄的野糞，而且糞中還有「三蟲」，依上所述，即腸道寄生蟲。這個故事，一如許多求仙或成仙的故事一樣，利用因拒絕吃下帶有寄生蟲的野糞而痛失成仙機會的慘痛教訓來勸喻世人應該堅信神仙。這足以反映出，當時人們是相當容易到處看到野糞、時常看到糞便中有被排出來的寄生蟲的。

陝西洋縣的南宋《勸農文》碑所記述的則是漢中地區的情形：「今見洋民麥田一耕便布種，坐待來歲之收；稻田一耕便立苗，收入。耕耨之功已虧，糞壤之力全無。雖遇豐歲，雨暘及時，亦豈可望所入之厚哉！嘗疑洋田不利糞壤，曾詢之閔墨錄，則曰：『安有不可使糞者？此乃村民循習使然。亦間有能糞其田者，一畝可增二、三石。』如此，則民之寒窘，實情之過，非歲之罪也。今欲洋民各盡乃心，悉乃力，村市并建井廁，男女皆如穢，糞穢以肥其田。紹興之十九年（公元1149年）十二月勒石。今刊立勸農文：『。一：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今高山無激水之具。一：凡建屋先問井廁。今洋人置廁而不問，不惟無以肥其田，又穢臭不可言。暑月災疫，起于此。』¹²⁸可見當時洋縣絕大多數的農民種田都不施肥，因為到處隨地大小便，沒有積肥，自然無肥可施。因此地方首長勸農時，特別要求農民建造廁所，更改不衛生的習慣，不再隨地排泄而利用廁所來積肥，以供農田肥料之用。

稍後，范成大也披露了當時湖南的一些情況，他在《驂鸞錄》中說：「大抵湘中率不治道，又逆旅、漿家皆不設圍溷，行客苦之。」¹²⁹明末徐霞客也介紹過

¹²⁷ 見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頁2742，卷八十二(下)，方術(下)。

¹²⁸ 見陳顯遠：陝西洋縣南宋《勸農文》碑再考釋，《農業考古》1990年第2期，頁168-171。又陳顯遠：《漢中石碑》，頁119-120，勸農文碑。

¹²⁹ 據《知不足齋叢書》本，葉十。

他在湖南親眼目睹的經驗，他說永州愚溪橋附近「石甚森幻」，但「行人至此以為溷圍，污穢靈異，莫此為甚。」¹³⁰也足以表明人們隨地大便情形的一斑。

上引洋縣宋代勸農文的作者就相信隨地排放的野糞就是引起疾病的原因：「暑月災疫，起于此。」確實帶有寄生蟲卵的野糞就可能污染土壤和溪流、池塘，促成魚、蝦遭受中華分枝舉吸蟲囊蚴的感染。豬與狗是會吃野糞的，如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九，遺身篇 釋普安傳 說：「豬食糞穢。」¹³¹明代岷峨山人《譯語》也說：「或曰：虜不食狗、彘、雞、鵝之類，惡食便液也。」¹³²豬、狗吞食或接觸人糞也擴大了蛔蟲卵散布的範圍。

其次，將豬圈與廁所搭建在一起，成為一個獨立的建築單位，即所謂的「帶廁豬圈」或「連茅圈」，最早的記載見於《國語 晉語（四）》：「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韋昭注：「少，小也。豕牢，廁也。溲，便也。」¹³³據此，它最遲在戰國時代已經出現了。從考古出土的陶製「帶廁豬圈」明器來看，在兩漢魏晉之間，建造帶廁豬圈的風氣非常盛行，分布於今河南、河北、北京、山東、江蘇、安徽、湖南等省市。這種帶廁豬圈直到今日的華北農村還相當流行，河北定縣就是一個比較著名的例子。¹³⁴

漢代考古在一些地區雖然沒有發現單獨的帶廁豬圈，但廁所與豬圈依舊相連，是整個房屋或龐大宅院的一部分的陶製明器也發現了不少。分布在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和廣西等地。其中湖南和兩廣的建築即所的干欄式的建築，上層住人，下面飼養家畜。這種上廁所下豬圈的建築，還是用人糞作為豬隻的部分飼料。¹³⁵這種干欄式的房屋起源很早，主要分布在南方，特別是非漢人的少數民族地區。

¹³⁰ 《徐霞客遊記》（褚紹唐等整理本）卷二（下），楚遊日記，頁213。

¹³¹ 見《高僧傳合集》頁357。

¹³² 見《紀錄彙編》（景明刻本，五十六冊）卷一百六十一，葉21-22。

¹³³ 據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本，頁386-388，卷十。

¹³⁴ 見李景漢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據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1933年版影印）頁275-279。

¹³⁵ 以上請參考拙作，關於兩漢魏晉時期養豬與積肥問題的若干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4分，1986年12月。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市博物館，《廣州漢墓》頁282-284，330-338，419-426。又黃展岳，前引文。

宋代歐陽修就提到三峽地區的少數民族仍然流行這種居住形式。《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三十九，夷陵縣至喜堂記：「峽州治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地濱大江，地僻而貧，故夷陵為下縣，而峽為小州。州居無郭郭，通衢不能容車馬，市無百貨之列，而民之列處，灶廩區井無異位，一室之間，上父子而下畜豕。」¹³⁶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 風土門 巢居》則介紹了嶺南地區的情形：「深廣之民，結柵以居，上設茅屋，下豢牛、豕。柵上編竹為棧，不施椅桌，牛豕之穢，升聞於棧罅之間，不可向邇。彼皆習慣，莫之聞也。考其所以然，蓋地多虎狼，不如是，則人畜皆不得安。無乃上古巢居之意歟。」¹³⁷這種居室和飼養豬、牛的方式一直延續到現代還有。

有些地方即使有廁所，但也極其簡陋，例如安徽壽縣茶庵馬家古堆東漢墓出土的帶廁豬圈，廁所露天，四面敞開，既沒有屋頂，也沒有圍牆，只是一塊方板，中央開一方孔，以供糞便落下。方板的一邊搭在豬圈的圍牆上，另一邊則用兩根柱子支撐住，豬隻可以很容易地進入方板下的空間去尋覓食物。¹³⁸宋代洪邁《夷堅志 夷堅三志（辛） 危病不藥愈》所提到的廁所，其簡陋程度就與此相仿：「所居新橋湖畔，就虛板上為廁。」¹³⁹一直到現代還經常如此，如二、三十年代河北定縣普通農家的男廁通常就是沒頂的。¹⁴⁰一九五一年上海醫學院的楊銘鼎說人們太不重視廁所的建築，一般人家的廁所均甚簡陋，甚至於撿一個破缸儲糞，上面放兩塊木板，用破布爛蓆圍起來，加一個漏雨的草頂就是廁所了。他指出類似這樣的因陋就簡，危險而少有遮掩的廁所，就是造成兒童隨地便溺、婦女使用馬桶的原因。¹⁴¹

廁所過於簡陋還造成另一種後果，豬、狗，甚至是野豬，都可以輕易地在這

¹³⁶ 據《四部叢刊》初編本，卷三十九，葉2。

¹³⁷ 見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知不足齋叢書》本，卷四，葉5。

¹³⁸ 見安徽省文物局文化工作隊等，安徽壽縣茶庵馬家古堆東漢墓，《考古》1966年3期，頁141-142。

¹³⁹ 見何卓點校本，頁1403，夷堅三志（辛），卷三。

¹⁴⁰ 見李景漢，前引書，頁279。

¹⁴¹ 見所撰《環境衛生在防治寄生蟲病之重要性》，《大眾醫學》五卷三期，頁134，1951年1月。

裡找到人的糞便做食物。《史記 酷吏 鄧都傳》：「孝景時，都為中郎將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¹⁴²貴為大漢天子，其上林苑中的廁所，連野豬都可以跑進去，那普通的簡陋茅廁就更不必說了。清代錢泳在《履園叢話》中所講述的一則故事也可以說明這種情形：「山東定陶縣一農家婦，素虐其姑。姑雙瞽，欲飲糖湯，婦詈不絕口，乃以雞矢置湯中與之，姑弗知也。忽雷電大作，霹靂一聲，婦變為豬，入廁上食糞，一時觀者日數千人。其後是豬終日在污穢中游行，見人糞則食之，歲餘猶未死。」¹⁴³朱嘉明則給我們一個當代的例子。在當代中國大陸致力於推行廁所改革的朱嘉明在 我為什麼主張「廁所革命」 一文中說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在農場或農村也有碰到過不速之客的經驗：「有時，走進廁所，會被已經在那裡恭候的豬、狗嚇一跳。」¹⁴⁴

除了上述建在魚塘中的廁所能污染水中的魚、螺、蝦和水生植物，導致感染各種消化道寄生蟲病外，其他溪流、湖沼岸邊的廁所也扮演了同樣的角色。一九五一年張國高說江南一帶鎮上的居民大多數將廁所建在河旁。¹⁴⁵宋代王質 玉淵龍記 記廬山五老峰傍有瀑布，下墜於深潭，「是為玉淵」，「其中不知其幾百萬丈。相傳有龍居之，往往夜靜月明，或見有婦人立於潭際者，即之輒入于淵。有僧負溪為廁，夢有婦人訶責：『安得污我室！』比夕再夢，僧懼，亟去之，乃止。故以為是雌龍也」¹⁴⁶這是一個龍神斥責河岸邊廁所污染水流的故事。上引洪邁《夷堅志 夷堅三志（辛） 危病不藥愈》「所居新橋湖畔，就虛板上為廁。」則可能是一座湖岸邊上的廁所。清黃宮繡《本草求真 食物 鮠魚》云：「若在江湖所蓄，則飼非盡青草，常有穢惡混食，故書又言：食能發瘡。」¹⁴⁷鮠

¹⁴² 見校點本，頁 3132，卷一百二十二。

¹⁴³ 見錢泳，《履園叢話》（張偉校點本）頁 464，卷十七，忤逆報。

¹⁴⁴ 見朱嘉明編，《中國：需要廁所革命》，頁 2。

¹⁴⁵ 見張國高，看，江南鄉村的環境！，《大眾醫學》四卷二期，頁 80，1950 年 6 月。

¹⁴⁶ 見所撰《雪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葉 3-4。

¹⁴⁷ 見學源堂刊本，卷九，葉 46。

魚即草魚，養殖者飼以青草，因名草魚。黃宮繡這段話已經表示他認為非人工魚塘的江湖中的草魚早已受到「穢惡」，即糞便的污染，食用之後，不利於人。

使用馬桶也常因用後洗刷而污染了人們日常洗菜、飲用的河流、池塘水。企成了各種寄生蟲病的感染。¹⁴⁸

帶廁豬圈，上住人下棲豬、牛兼做廁所的干欄式房屋都助長了牛肉條蟲病、豬肉條蟲病和蛔蟲病的傳布。¹⁴⁹不當的糞便管理和施肥使糞源性的消化道寄生蟲病得以廣為散布。¹⁵⁰

五 結語

古代中國人感染肝吸蟲、薑片蟲、蛔蟲、牛肉條蟲、豬肉條蟲和鉤蟲等消化道寄生蟲病的程度儘管各有不同，但至少像蛔蟲和蟯蟲的感染情況則是十分普遍、十分嚴重的。個別的寄生蟲病在局部地區也可以有較高的流行程度，如肝吸蟲在江淮以南的地區。這和歷史上人們的一些生活方式或生活習慣是有十分密切的關係的。廁所與畜圈搭建在一處或與居室相結合的住屋結構，一些有害衛生的習慣如隨地大便，吃生魚、生肉、生蝦，生吃蔬菜和水生植物果實、根莖等食俗，蔬菜等作物的種植及施用糞肥，豬、魚的養殖方式及所使用的飼料、肥料等等日常生活及生產活動恰恰把人們自己的生活空間營造成了有利於各種消化道寄生蟲生長繁殖的生態環境，把自己編織進了寄生蟲病感染的循環圈中而難以脫身。

¹⁴⁸ 請參考拙著，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三本，第一分，1993年4月。

¹⁴⁹ Winfield G.F. Studies on the Control of Fecal-borne Diseases in North China III. Family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read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in a Rural Population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1 no.5: 643-658, May, 1937

¹⁵⁰ Winfield G.F. Studies on the Control of Fecal-borne Diseases in North China I. Problems and Methods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1 no.2: 217-236, Feb, 1937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1. 王明合校：《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2. 元 王禎撰，王毓瑚校：《王禎農書》。北京，農業出版社，1981年。
3. 不著撰人：《太上除三尸九蟲保生經》（影印北京白雲觀藏明《正統道藏》本）。上海，涵芬樓，1924年。
4. 北周 姚僧垣撰，高文鑄輯校：《集驗方》。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年。
5. 北魏 賈思勰撰，繆啟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年。
6. 北魏 楊衡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新一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7. 宋 王質：《雪山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8. 宋 孔武仲：《宗伯集》（據胡思敬校《豫章叢書》所收宋 王遵輯《清江三孔集》本影印，收入《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
9. 宋 周去非：《嶺外代答》（影印《知不足齋叢書》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
10. 宋 洪邁：《夷堅志》（何卓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1. 宋 唐慎微撰，艾晟、曹孝忠、張存惠等增補：《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據張存惠原刻晦明軒本影印）。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年。
12. 宋 寇宗奭：《本草衍義》（顏正華等點校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
13. 宋 張君房集：《雲笈七籤》（《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2年。

14. 宋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
15. 宋 劉昉：《幼幼新書》（點校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7年。
16. 宋 羅願：《爾雅翼》（明畢效欽刻《五雅合刊》本）。
17. 宋 蘇頌撰：《本草圖經》（尚志鈞輯校本）。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年。
18. 明 汪機等撰，伊廣謙、李占永主編：《明清十八家名醫醫案》。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6年。
19. 明 李時珍：《本草綱目》（劉衡如校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2年。
20. 明 李翊：《戒庵老人漫筆》（魏連科點校本，收入《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21. 明 邵圭潔：《北虞先生遺文》（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22. 明 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據明萬曆十九年自刻本縮印，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
23. 明 徐宏祖撰：《徐霞客遊記》（褚紹唐等整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4. 明 徐光啟撰，石聲漢校注：《農政全書校注》（西北農學院古農學研究室整理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25. 明 黃文鸞修：《新城縣志》（據寧波天一閣藏明正德刻本影印，輯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
26. 明 黃省曾：《養魚經》（影印明隆慶戊辰，公元1568年刻《百陵學山》本）。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
27. 金 張從正撰，張海岑等校注：《儒門事親校注》。鄭州，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年。

28. 梁 陶弘景撰，《本草經集注》（尚志鈞、尚元勝輯校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年。
29. 唐 王燾：《外臺秘要》（影印明經餘居校刻本，新一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年。
30. 唐 孟詵撰，鄭金生等譯注：《食療本草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31. 唐 劉禹錫：《劉夢得文集》（《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
32. 唐 蘇敬等：《新修本草》（據上虞羅氏後書鈔閣藏日本森氏舊藏影寫卷子本縮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33. 晉 葛洪撰，尚志鈞輯校：《補輯肘後方》（修訂版）。合肥，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
34. 清 沈金鰲：《雜病源流犀燭》（李占水、李曉林校注本，收入《明清中醫名著叢刊》）。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4年。
35. 清 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修訂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
36. 清 屈大均：《廣東新語》（點校本，輯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37. 清 黃宮繡：《本草求真》（學源堂刊本）。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
38. 清 錢泳：《履園叢話》（張偉校點本，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39. 清 鄒兆麟等纂修：《高明縣志》（據清光緒二十年刊本影印）。香港，香港高明縣同鄉會，1975年。
40. 曹元宇輯注：《本草經》。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年。
41. 隋 巢元方等撰，丁光迪等校注：《諸病源候論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年。
42. 《詩經》（據清盧宣旬校，阮元審定并刊《十三經注疏》本影印）。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

43. 傅左丘明撰：《國語》（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4. 漢 王充撰，劉盼遂集解：《論衡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
45. 漢 司馬遷撰，宋 裴駙集解，唐 司馬貞索隱，唐 張守節正義：《史記》（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46. 漢 張機撰，何任、范永昇等校注，《金匱要略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0年。
47. 劉宋 范曄撰，唐 李賢等注：《後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48. 劉宋 陳延之撰，高文柱輯校：《小品方輯校》。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
49. 戰國 韓非撰，陳奇猷集釋：《韓非子集釋》。上海，中華書局，1958年。
50. 日本 丹波康賴：《醫心方》（據淺倉屋藏板影印本）。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年。
51. 朝鮮 許浚編：《東醫寶鑑》（郭霽春等校注本）。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年。

二、當代論著

1. 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2. 中華醫學會，新中國鉤蟲病調查研究的綜述，〈《人民保健》1959年第一號〉。
3. 石道全等：《新編實用養魚手冊》。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
4. 朱嘉明：我為什麼主張「廁所革命」。收入朱嘉明編：《中國：需要廁所革命》。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88年。
5. 李友松：中國古尸寄生蟲學研究之綜述，〈《人類學學報》第3卷第4期〉。1984年11月。

6. 李景漢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據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1933 年版影印，收入《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92 年。
7. 李樂福：江西省華枝羣吸蟲病感染調查初步報告，《中華醫學雜誌》1958 年，第 10 號。
8. 吳徵鑑：寄生蟲病的嚴重性，《大眾醫學》，5 卷 3 期，1951 年 1 月號。
9. 吳徵鑑、毛守白等主編：《中國醫學百科全書 寄生蟲學與寄生蟲病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 年。
10. 林幾，十二年度國立北京醫科大學校腸寄生蟲檢查報告，《中華醫學雜誌》第十卷，第二期，1924 年 4 月。
11. 林幾，十二年度國立北京醫科大學校腸寄生蟲檢查報告（續），《中華醫學雜誌》第十卷，第三期，1924 年 6 月。
12. 周華康、葉恭紹、康映藻等，由參觀土地改革看農村醫藥衛生問題，《中華醫學雜誌》第三十八卷，第一期，1952 年 1 月。
13. 周學至等：《中國農村環境保護》。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6 年。
14. 柯脫、蘭安生、史多耳（W.W.Cort, J.B.Grant, N.R.Stoll），中國之鉤蟲病，《中華醫學雜誌》第十三卷，第六期，1927 年 12 月。
15. 范行準：《中國病史新義》。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6. 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資料叢刊》（3），1980 年 5 月。
17.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嘉興馬家濱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考古》1961 年 7 期。
18.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博物館：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 年第一期。
19.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吳興錢山漾遺址第一、二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0 年第 2 期。
20. 宮明山等主編，馬觀明等撰：《當代中國的水產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 年。

21. 徐正奎，太湖地區所見之血吸蟲、鉤蟲合併病及 37 個晚期病例的中藥治療，《上海中醫藥雜誌》1958 年 4 月號。
22. 徐永慶、何惠琴：《中國古尸》。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6 年。
23. 徐鴻初等：《池塘綜合養魚技術》。北京，農業出版社，1993 年。#
24. 郭念恭、呂棟勛、姚保瑄等：河北省新樂縣郭村鉤蟲病流行概況，〈中華醫學雜誌〉，1957 年，第七號。
25. 黃文寬：戴縉夫婦墓清理報告，〈考古學報〉1957 年 3 期，1957 年 10 月。
26. 黃展岳，漢代的褻器，〈文物天地〉1996 年 3 期，1996 年 5 月。
27. 黃樹則等主編：《當代中國的衛生事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 年。
28. 張國高：看，江南鄉村的環境！，〈大眾醫學〉四卷二期，1950 年 6 月。
29. 陳顯遠：陝西洋縣南宋《勸農文》碑再考釋（《農業考古》1990 年第 2 期），1990 年 12 月。
30. 陳顯遠：《漢中石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年。
31. 湖北省西漢古尸研究小組編：《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墓西漢古尸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
32.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
33.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
34. 湖南醫學院主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古尸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年。
35. 福建省中醫研究所：《福建藥物志》（第二冊）。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 年。
36. 楊述祖，薑片蟲病，〈大眾醫學〉5 卷 3 期，1951 年 1 月。
37. 楊銘鼎，環境衛生在防治寄生蟲病之重要性，〈大眾醫學〉五卷三期，頁 134，1951 年 1 月。

40 「疾病的歷史」研討會

38. 雷慧僧等：《池塘養魚新技術》。北京，金盾出版社，1997年。
39. 鄒優寧， 玉林專區除害滅病工作的基本經驗 ，《人民保健》1960年6號。
40. 滕斌、李培心、金琴梅、范光輝， 山東省微山縣學童姜片蟲病流行情況及檳榔子驅蟲療效的觀察 ，《人民保健》1959年第9號。
41. 劉東生等， 對美國《科學》雜誌關於周口店第一地點用火證據的文章的評論 ，《人類學學報》第十七卷第四期，1998年11月。
42. 劉祖信， 荊門楚墓的驚人發現 ，《文物天地》1995年6期，1995年11月。
43. 劉軍、姚仲源，《中國河姆渡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44. 錢信忠： 乘勝前進，加速消滅五大寄生蟲病 ，《人民保健》1959年第五號，1959年5月。
45. 鍾惠瀾主編：《熱帶醫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6年。
46. 應元岳， 白司克氏薑片蟲症之概論 ，《中華醫學雜誌》第十卷，第一期，1924年2月。
47. 蕭璠： 關於兩漢魏晉時期養豬與積肥問題的若干檢討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七本，第四分，1986年12月。
48. 蕭璠： 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三本，第一分，1993年4月。
49. 蕭璠： 中國古代的生食肉類餽饌 膾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一本，第二分，2000年6月。
50. 鎮江市博物館、金壇縣文管會： 江蘇金壇南宋周瑀墓發掘簡報 ，《文物》1977年7期。
51. 蘇壽泯、金德璋， 開封市民腸寄生蟲調查報告 ，《中華醫學雜誌》第三十八卷，第八期，1952年8月。

三、西文論著

1. Chu T.C., Liu B.C., Ling C.Y., Zee G.F. A Survey of Intestinal Parasites in the Rural Experimental Health Area at Kao-chiao, Shanghai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0, no.9: 1243-1254, Sept, 1936
2. Cook GC (ed.) Manson's Tropical Diseases, 12thedn. London, Philadelphia, Toronto, Sydney, Tokyo: WB Saunders Co Ltd, 1996.
3. Hsu H.F. and Khaw O.K. Study on Certain Problems of *Clonorchis Sinensis* I. On the Cysts and Second Intermediate Hosts of *C. sinensis* in the Peiping Area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 50 no. 11: 1609-1620, Nov. 1936
4. Hsu H.F. and Chow C.Y. Studies on Certain Problems of *Clonorchis sinensis* II. Investigation in the Chief Endemic Center of China, the Canton Area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1 no. 3: 341-356, Plates I-IV, March, 1937
5. Kao Y.E. The Incidence of Various Diseases among Children in Moukden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0 no.4: 466-477, 1936
6. Khaw O.K. A Survey of Peiping Latrines for Intestinal Parasites The National Medical Journal of China Vol.17 no. 5: 638-639, Oct., 1931
7. MacCoy O.R. and Chu T.C. *Fasciolopsis buski* Infection among School Children in Shaohsing and Treatment with hexylresorinol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1 no.6: 937-944, June, 1937
8. Mao C.P. and Chen T.C. A Brief Study of Human Intestinal Parasites in Kouloushan, Chungking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62A no. 3: 92-94, April, 1944
9. Markell E K And Goldsmith R. Trematode Infections Exclusive of Schistosomiasis. In Strickland GT (ed.) Hunter's Tropical Medicine, 6thedn. London, Philadelphia, Toronto, Sydney, Tokyo: WB Saunders Co, 1984
10. Peters W and Giles H M. A Colour Atlas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Parasitology,

3rd edn. London: Wolfe Publishing Ltd, 1989

11. Robertson R.C. The Transmission in China of Helminths by Vegetables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Supplement I: 418-422, Feb, 1936
12. Strickland GT (ed.) Hunter's Tropical Medicine, 6thedn. London, Philadelphia, Toronto, Sydney, Tokyo: WB Saunders Co, 1984.
13. Tao C.S., Yu T.H., Chu P.J., and Wang C. Study on the Prevalence of Intestinal Parasitic Infection among School Pupils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49 no. 6: 570-576, June, 1935
14. Watt, J.Y.C. Incidence of Helminthic Parasit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pidemiology of *Fasciolopsiasis buski* in Shiaooshan Chekiang, 1934-35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1 no.1: 77-84, Jan, 1937
15. Winfield G.F. Studies on the Control of Fecal-borne Diseases in North China I. Problems and Methods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1 no. 2: 217-236, Feb, 1937
16. Winfield G.F. Studies on the Control of Fecal-borne Diseases in North China II. The Distribution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Infestations in a Rural Population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1 no. 4: 502-518, Apr, 1937
17. Winfield G.F. Studies on the Control of Fecal-borne Diseases in North China III. Family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read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in a Rural Population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51 no. 5: 643-658, May, 1937
18. Winfield G.F. and Yao T.N. Studies on the Control of Fecal-borne Diseases in North China IV. Vegetables as a Factor in the Spread of *Ascaris Lumbricoides*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Vol. 51 no. 6: 919-926, June, 1937